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刀气撼春情

怪 侠 系 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10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怪侠系列

刀
气

撼

春
情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怪…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6 号

怪 侠 系 列

刀 气 撼 春 情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屈丽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71-5/I·090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纾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无端遭殃	(1)
第 二 章	河口争渡	(26)
第 三 章	仗义援手	(47)
第 四 章	四狼七鬼	(68)
第 五 章	阴符仙书	(90)
第 六 章	大衍散人	(108)
第 七 章	抢夺秘籍	(132)
第 八 章	以假乱真	(153)
第 九 章	龙争虎斗	(178)
第 十 章	征服皇甫	(197)
第 十 一 章	误入陷阱	(220)
第 十 二 章	剑园秘窟	(241)
第 十 三 章	弥勒教徒	(262)
第 十 四 章	女郎受制	(285)
第 十 五 章	废园克敌	(308)
第 十 六 章	三足鼎立	(327)

第一章 无端遭殃

春雨绵绵，无休无止。宽阔的大官道，成了百里长的大泥沟，乘坐骑的人必须不时下马，牵着坐骑越过泥泞区。所有的车辆，皆停在驿站寸步难行，等候老天爷放晴。载重车完全停顿，交通断绝。

亢村驿，是大河北岸最后一座驿站。如果想再乘车，必须向村民洽借大车南下，五十里可抵大河边，改乘渡船渡过六七里宽的滚滚黄河。

南北大官道，名义是河南开封府的大河北岸，其实从彰德府便分出一条所谓西道，直伸展至孟津县北岸的河南府孟津古渡头。

西道在卫辉府，又分出一条南道，从新乡县向南伸，至亢村驿再伸展至大河北岸，渡过河就是大埠郑州。这条路的旅客，甚至比开封的大官道更拥挤，旅客络绎于途。春天泥泞累死人，夏天热死人，冬天风雪漫天冻死人，真不好走。

一老一少冒着绵绵春雨，踏入亢村驿的大栅门，已是黄昏降临，炊烟四起时光。

不能再走了，即使能急赶五十里到达黄河渡头，也过不了河。春汛期间，大河浊浪滔滔，白天也没有几班渡船，夜间大小船只一概停航。行驶大河的船只，绝大多数是平底船，经不

起风浪，船一翻什么都完了。

一老一少浑身泥水，夹杂在徒步的旅客丛中，拥向驿站南首的河北老店，未晚先投宿。

亢村驿规模不小，驿站的房舍，占了半座村。亢村本身仅有百十户人家，大小旅客却有十余家之久。驿站不接纳一般的旅客，驿丞也就是本村的地方首长。

两人都穿了青长衫，春寒料峭，所穿的长衫不胜寒，但他俩毫不介意。长衫的下摆掖起塞在腰带上，长裤沾满了泥水，脚下的多耳麻鞋全是泥，赶路赶得真辛苦。

除下宽檐大雨笠，进入旅客拥挤的店门前歇脚棚，老人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几个中年人身上。

“看那几个人。”老人向正取下背上大包裹的年轻人，用手向那几个中年旅客指指，声音放低：“尤其要注意那个国字脸膛，剑插在腰带上的那个人。”

“唔！剑像是宝剑级的剑古色斑斓。剑靶没饰以流苏剑穗，光秃秃像一个白寿星头。”年轻人一眼看出对方的特征，表示出相当老练的江湖人特质。

“那就是颇有名的天下十大名剑之一，削铁如泥吹毛可断的生剑。”

“哦！怎么会是这个人？”

“他师父的。”老人向店门走：“他师父生神罗四维，可能隐身参修，不再在江湖现世，把剑赐给门人使用，大概希望门人替师门增光，哼！”

“师父，是仇家？”年轻人从那一声哼，知道师父有不屑的神态。

“闭嘴！”老人扭头瞪了年轻人一眼：“为师的恩怨情仇，关你什么事？”

“嘻嘻！有事弟子服其劳呀！”

“去你的！没你的事。”老人笑叱。

“可是……”

“我警告你，在你的浑金璞玉功没修至八成火候之前，你最好离开这个人远一点。”

“这个人的名号……”

“我不知道。”老人摇头。

“师父不知道他，怎知徒儿的武功不如他？”年轻人一脸不愿意，不以为然的神情显而易见。

“十二年前，也就是为师收你为徒的前一年，和生神罗四维一言不合狠狠地打了一架，力拼百招，打了他一记大五行掌，踢了他一脚。那时，这个小辈就在一旁替生神助威。哼！你对付得了他？”

“那可不一定哦！”

“你少给我逞能，哼！你的浑金璞玉功火候还不到五成，毫无长进……”

“师父说话怎么颠三倒四？”年轻人大声抗议。

“你说什么？无礼。”

“师父不是一而再声称，徒儿的火候已修至七八成境界了吗？怎么现在说还不到五成，怎么愈来愈少了……”

“少给我顶嘴，你皮痒了是不是？”

“倒霉。”年轻人跺了一下脚，转身扭头瞪了那几个人一眼。

店伙上前招呼。那几个人，也向店门接近。

未晚先投宿，安顿停当，还没到掌灯时光，虽然客房内已经呈现幽暗。

他俩住一间有内外间的上房，外间搭了一张仆人睡的小床。名分既然是师徒，徒弟当然睡外间，负责与店伙打交道，洗漱吃喝盯紧店伙张罗。

洗漱毕换了衣衫，老少俩像是换了一个人，冒雨赶路的狼狽像一扫而空，精神抖擞气概不凡。

老人易长衫为长袍，易青为黑。黑的身白的头，加上紫褐色的脸膛，鹰目炯炯不现老态，浑身流露出一股令人不敢平视的阴森冷厉气势，在幽暗的房间内，更增三分妖异莫测的神韵，慑人心魄，是那种天生带有强者威势的人物。

年轻人也穿了黑长衫而不是袍。不论是长衫或长袍，都是颇有身份的代表性衣着，一般的平民旅客，不可能穿长衫长袍在各地旅行。

年轻人身材修长，全身呈现生龙活虎的矫健线条，剑眉虎目一表人才，留了两撇小八字胡，表示是已经二十出头的青年；青年才配穿长衫。

这种刚成年不久的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修养不够极易鲁莽冲动，在外走动颇冒危险性，如果教养再失轨，那就会成为闯祸精。

看他先前与乃师顶嘴的表现，可知在教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他应该对乃师唯唯诺诺，执礼甚恭。他的师父应该严加管教，在仁义道德方面下工夫，在修养齐家平天下中找出人生的道路，在立身处世上加以琢磨。

“徒儿出去走走看看。”年轻人替乃师斟了一杯热腾腾的茶，自己也倒了一杯：“佩了生剑的那个人，徒儿疑心他是冲师父而来的。防患于未然，是处事的金科玉律。”

“你少给我出馊主意。”老人喝了一口茶：“他们那种人又臭又硬，不会为了一些无谓的小是非，记恨在心十余年念念不

忘。你惹他不起，知道吗？”

“师父，不要长他人志气……”

“去你的！你不要自不量力。这个人是生神的门人已无疑问，算起来他该在江湖闯荡了廿年左右，武功和经验，你这还没真正出师的浑小子哪能比？”

“这……”

“不是为师长他人志气。”老人的神色有点飘忽：“没有任何一个做师父的人，不希望下一世，三十年罕逢敌手，息隐廿年，声威犹在。四海魔神调教出来的惟一关门弟子，会灭自己的威风，说自己的得意传人不如人？问题是你的修炼距大成之期仍远，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经验的累积永无止境，你哪能与那些成名的高手名宿论短长？”

“像你老爹乡试中举，一次会试失败便心灰意懒，他还有机会重考。而你，在外闯荡如果一次失败，便可能连命都丢了，知道吗？”

“徒儿也栽了许多次呀！”

“那是你幸运。记住，幸运不会永远跟着你。年轻人好奇，喜欢冒险；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过不了关，那就世间没有这个人了。”

“这……”

“记住，仁义道德固然重要，但你的命最重要。所以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问题是，你是否值得为它而死。死了，事情仍然解决不了，你死不死一点也不影响这件事，那你为何要为它而死？总之，一旦你死了，那就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一切皆与你无关了。如果你办事总是自不量力，事办不成一定会死的。”

“好啦好啦！徒儿会小心在意的。在江湖好几年，徒儿从

没失败过呢！按徒儿办事的程序方法，首要的事是侦查他们动向，以免变生不测措手不及。只要多加小心，应该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也好，你去走动走动，凭你的见识经验，应该不至于丢人现眼。除非你大意逞强，这些人如果想要你的命，无此可能；这些家伙并不像超拔的高手。”

“哈哈！高手又不会吃人……”

“你给我闭嘴！”老人大为发火：“你就不能临事正经些吗？任何大事小事，如果你不重视它，小事会变成大事，大事更变得不可收拾。哼！愣小子不可教也。”

绵绵细雨已有停的迹象，小街上门灯在微风中摇曳，旅客们在惟一的小市街走动，居然有点夜市的规模。

驿站前灯火明亮，今晚因公过境的人似乎不少，有车有马来头不小。

客店的客院小厅中，膳罢至客厅交谊的旅客甚多，三五个人沏上一壶茶，一些干果，天南地北高谈阔论，说到得意处，眉飞色舞豪气飞扬，把在春雨绵绵中赶路的苦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有些旅客显然是从河对岸的郑州过来的，谈的都是河对岸的风土人情。

佩了生剑的中年人，以及随行的几位同伴，并没出来交际应酬，所住宿的东院也很少有人出房走动，也许想早早歇息消除疲劳。

年轻人像一个游魂，飘飘晃晃出店走了。

亢村驿是马驿，但驿马往南不过河。人送抵渡头，驿传物

交由渡夫携至对岸，交给渡头查验站的人，继续向北传至目的地。站前的广场可停百十匹坐骑，站本身也有三十匹驿马。

年轻人真像个冷眼旁观者，站在广场外的一株大槐树下，留意场外一些游荡的人，也留意出驿站的旅客，神态悠闲，看驿站的人忙碌无动于衷。他站在暗外，没有人留意他的存在。

他看到几个佩了刀的人进出，并没感到惊讶，很可能是往来的军使，可以免费在驿馆住宿。

他所要注意的几个人，在他后方三五十步外的一排大树下，不时往复悄然走动。他无法分辨这些人中，是否有那位佩了生剑的人。

突然听到身后有轻微的声音，心中一动。

那是一个人潜行接近的声音，脚尖先着地，缓慢、轻柔，像什么？像向鼠蹊踪的猫。

雨停了，地面潮湿，气泡被挤出鞋底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他仍然听到了。

这里是人人可来的地方，附近本来就有人走动，他必须假装是散步游荡的人，不能立即出现反应的举动，应该表现出他是无意中来到此散步的旅客。

寒森森的感觉震撼着他。有一把锋利的匕首，抵在右耳的藏血穴上，如果轻轻一送，锋尖将贯入颅内，像宰羊一样容易。

他如果毫无反应，乖乖地受制，就表示他是行家；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行家。

“哎呀……”他惊叫，惶乱地扭头转身、急退。

如果用匕首制他的人意在杀他，他早就死了。

这是一注用命来赌的孤注，他赢了这一注。

惊叫声引起附近的人注意，连驿站广场的人也纷纷扭头察

看。有两名大汉，甚至手按上了刀靶，警觉防险的神情显而易见。

用匕首意图制他的人，颇感意外地收匕退走。是一个体型壮实，打扮像旅客的大汉。

天色幽暗，树下更黑，有人向这里走，想看清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他悄然退走，不再逗留，得辛苦些，另行设法打听消息。

傍晚的活动为期甚暂，这里毕竟仅是一处小歇脚站，天黑之后，除了驿站这条小街之外，村民已不在外面行走，况且绵绵春雨到处泥水，全村沉寂灯火渐稀。

旅客也人声渐止，旅客们早早歇息养精蓄锐。

房中生了火盆，供旅客烘干洗洁过的衣物，房中寒气仍在，但比屋外暖和了许多。

“可有头绪？”老人一面烘衣一面问。

“几家旅舍，分别住了不少不三不四、携刀带剑的人，不是同伙，好像各有目的各怀鬼胎，目标不是我们。”

年轻人也在烘衣，老少俩分别坐在火盆两端的长凳上。

“那就好。按理，不可能有人认出为师的相貌。即使认出，也不可能突然召来一大群牛鬼蛇神撒野。知道为师根底的人，应该知道纠集众多的人手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为师对宰杀倚众群殴的人，有独到的功夫。”

“他们的目标猎物，好像是落脚在驿站的一群人。”

“与咱们无关，就不必费心了。”

“够资格住驿站的人，必定是官方人士。这些牛鬼神居然敢向官方挑战，勇气可嘉。但据徒儿目击的情景猜测，驿站那些人不像官方有身份地位的人，从那些驿站丁仆的态度表现

中，可看出并没把那些人当作贵宾招待。唔！很可能是过往的官差一类低级人物。”

“人很多？”

“反正不少。”

“有车？”

“有，但不知道是不是那些人的车。师父问车……”

“很可能是解送税银至布政司衙门的银车。”老人信口说：“以往押解银车，皆由各地派遣的丁勇押送。最近三十年来，各地先后成立的镖局，已经建立声誉，人才济济，已正式成为江湖行业中，异军突起旗号鲜明的佼佼者，也是江湖闯道者光明正大的好出路。打出白道正式旗号混口食，连官府也信任他们，从小规模运送税银，而进展至全部委任，干得有声有色，小股强盗休想再打税银的主意。”

“徒儿知道，开封的中州镖局，从廿年前筭路褴褛开创，打出旗号时的小猫小狗十余名，迄今拥众两百名，盛名仍如日中天。哼！”

“哦！你哼什么？”老人笑问。

“三十年以前镖局的名称，大多数江湖朋友并无所知，保护人货的小组合称为打手，如此而已。好像有些人暗中作长远打算，专门训练一些人使用暗器。暗器以镖为主，标枪次之，碰上打劫的人，三不管镖和枪满天飞，因此自然而然地，打手便叫成镖师了。中州镖局的总镖头，绰号就叫夺魄神镖包飞扬。徒儿不曾与江湖人士正式打交道，但最讨厌用暗器称英雄的人。”

“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呀！”老人却为使用暗器的人辩护：“押镖的镖师朋多少？而劫镖的强盗土匪，一拥而上一来一大群，不先用暗器远攻摆平几个，人货岂不两空？我警告你，你

最好在暗器方面下工夫，尤其是那些阴毒诡奇的暗器，挨一下准没命。”

“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暗器塞回他们的肚子里去，哼！”

“这是蠢驴想法。”老人冷冷地说：“那得枉费宝贵的时间，电光石火似的一刹那耽误，很可能赔上一条命，一下子把人打烂，岂不省事？哼！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以牙还牙。对方如果下毒手要你的命，你有权以牙还牙回报。你如果先一刹那被杀死，这世间就没有你这个人了。所以，你必须毫不迟疑立即杀死他，可别让我白白浪费十二载光阴，调教你去给别人杀，知道吗？”

老人绰号叫四海魔神，难怪用这种暴烈的论调教导门徒。

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涉及本身厉害，没有多管闲事过问追查的必要。

昨晚年轻人虽然几乎被人胁迫，但并没受到伤害，对方也没下毒手要他的命，所以没有报复的必要。其实他前往踩探出于有意，受到波及岂能怨人？他也要负一部分责任；他不是被波及的无辜。因此，一早动身南下，他完全把这件事丢开了。

仍然下着毛毛雨，还得戴上宽大的雨笠赶路。

五十里到渡口，道上泥泞不宜急赶，如果不能在午前赶到渡头，就无法在当天渡河了。河上浊浪滔滔，河宽增加了四分之一，渡船往返一次，需一个时辰以上，申牌初便收渡，风浪大十分危险。

旅客先后动身，各走南北。不论是南行北往，几乎都是同时陆续就道的，开始时大家拥挤在一起，而后一群群分为速度相等的段落，最后远出十里外，便成了一段段零星的小组了。

天仍下着毛毛雨，时落时停，雨笠不能取下，埋头留意泥泞水坑，谁也懒得留意旁人的事。

车和马似乎速度并不比步行快，有些车辆陷入深深泥泞车辙中，连旅客也得下车，帮着车把式把车推出水泥，一个个狼狈不堪。

老少两人跟在一群人后面走，所经处泥水四溅，留意拣干爽处落脚，完全浑忘其他旅客的举动。

在这里他们没有仇敌，不需留意警戒。

十里、廿里……赶上了前面的一群早走的旅客。

前面五个人鱼贯而行，有四个用可当问路杖也可做兵刃的大水棍，挑着包裹，腰间有腰刀，有缠妥的铐链，一看便知是至外地公干的公人，或者称解差。

与解差在一起的那个人，雨笠太低看不见面貌，背着包裹，手脚没有戒具，不像是被押解的犯人。

后面，有四人四骑。四骑士鞍后有马包，鞍前有双鞞袋，穿着骑装，两佩剑两佩刀。四匹坐骑都是雄骏的枣骝，与前面的解差保持十余步距离，不徐不疾鱼贯小驰，不时绕过水坑或者绕至路侧超越泥泞的路段。

前后都有小组旅客行走，谁也懒得理会旁人的事。

老人四海魔神与年轻徒弟脚程稍快些，一一超过脚程慢的旅客，逐渐接近四骑士。

前面有一辆两套大车，两匹健骡正陷入困境，车轮没入水坑，轮轴似乎已贴上地面。五个村夫与赶车大汉，六个人正在用木棍撬动车轮，驱赶健骡，全力抢救大车出险，吆喝之声震耳。

赶路的旅客一一绕过，无人留下来相助，赶路要紧，休管他人瓦上霜。